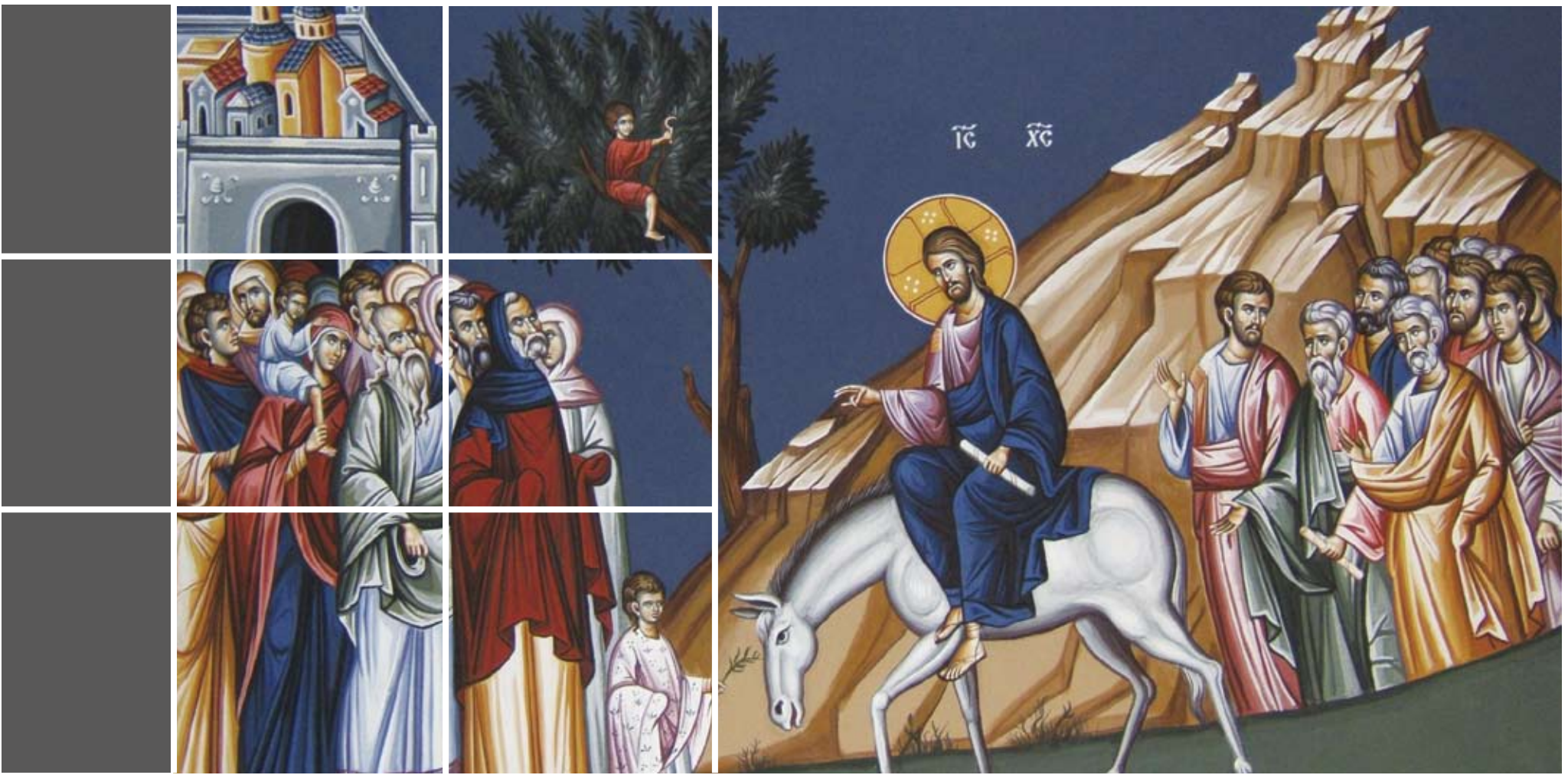


神學只是牧師、傳道人的專利嗎？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曾說：「神學是為了在日常生活中讓神得到榮耀，並且讓眾人得到好處。」有沒有可能神學是每個基督徒在這世上榮神益人的必修課呢？



## 權貴？政治素人？異類僑居者

作者 ■ 毛樂祈

圖 ■ *Entry of the Lord Jesus in Jerusalem*

自太陽花學運後，面對焦慮的未來、紛擾的社會，年輕人無法再冷然以對。校園福音團契最近成立公共信仰小組，與基督徒學生一起認真思考信仰的公共面向。這次探討的議題是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選，筆者從台北市的選戰論到基督徒的身分，不同科系的學生則予以回應。

十二月，台灣九合一的熱鬧選戰過去了。一如過往，幾家歡樂幾家愁。一如過往，媒體仍是議論紛紛，忙著追逐變天後的是是非非。

基督徒該如何看待選戰或政治，本來就是一個困難的課題。六十六卷聖經從未出現「投票」、「選舉」等字眼。上帝要用一個人，也從未經過民主程序。再加上部分教會長期以來「去政治」的態度，使得每次政治的大浪襲來，我們難免不知所措。但基督信仰真的無力面對政治浪潮嗎？神豈不是讓大海分開，耶穌豈不是平靜風浪的主嗎？讓筆者先簡單評述之前台北市市長的選戰，目的不在於評價個人（若讀者覺得不公允，敬請見諒），而是要挑戰某些流行、過度簡化的選戰標籤。我認為，這些標籤其實不利於真正認識候選人，甚至也迴避了我們自己積極的責任。



## 誰是權貴、政治素人？

權貴，政治素人，大致是主導這次台北市長選戰的主要身分標籤——連勝文被貼上權貴的標籤，柯文哲則被視為能帶來改變的政治素人。從其第一支廣告，搬離帝寶的動作，連氏一直處心積慮擺脫「權貴」的形象。

連勝文說得其實沒錯，釋迦牟尼年輕時也出身自印度的貴族，「人的價值不在出身，而在於責任與態度。」但問題或許在於，當大部分年輕人自覺受到嚴重剝奪，連勝文卻沒有跨出舒適圈而讓人感動（儘管當市長可以是種服務，但是更有可被解讀是為了作大官），讓他能擺脫這種「權貴」的廉價標籤。出生在政治世家，卻無法證明自己並非靠父親的蔭蔽而平步青雲，擁有華房、名車，與嬌妻。因為在槍擊案中存活的神蹟，他認為這是神要他「服務」台北市人的記號。這或許很像年輕時的摩西，發現了自己的使命、懷著熱忱要拯救百姓，但是卻容易遭到質疑：「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呢？」（如果我是他朋友，我可能會建議他，如果真有服務的心志，應該先出來基層選里長或是議員，甚至去長期偏鄉服務，先歷練幾年的曠野生活再說。）

很有趣的是，大家對於柯文哲毫不掩飾的「知識」驕傲，「IQ權貴」似乎反感不大，甚至有人覺得很霸氣。或許，柯驕傲得有憑有據（靠自己的聰明努力從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後，以第一名成績通過醫師國家考試，取得執業醫師資格），也或許他展現了某種知錯能改的開放性，使這樣的霸氣在烏煙瘴氣的政治氛圍，成為加分的項目。

儘管柯文哲並非出身權貴，我認為他從來不是純粹的「政治素人」。一位急診室的大夫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乃是因為在急診室發生了許多有「政治性」的事蹟：搶救藍營胡志強的夫人邵曉玲、連勝文槍擊案發生時，召集外科、耳鼻喉科、心臟血管外科，組成急救團隊，並為他的槍傷作證；<sup>1</sup>後來，前總統陳水扁要求他至監獄看病，儘管柯也擔心被貼標籤避之惟恐不及，但後來憑著「當醫生為的就是救人，不分藍不分綠」的信念，毅然去探望。這樣的故事讓不少人相信，柯或許真的有某種跨越藍綠的白色力量，超越是非的人道精神（還有許多急診室小故事，表現出儘管他對同仁極為嚴格，卻對一般病人一視同仁，甚至很多事都親力親為，贏得許多病人與家屬的感激）。<sup>2</sup>事實上，柯文哲的祖父是因為保護了不少外省人及校長，而在二二八後遭到清算。我猜想，過去的背景、家庭養成，使柯氏某種程度展現了「服務他人、超越藍綠」的政治性；選戰中，柯氏又帶來一些新的政治想像，如停止捐款、公民參與、決策透明等；儘管仍有不少缺點，柯文哲仍在這次選舉大獲全勝。

另一方面，頻遭攻擊的連勝文，不禁納悶：「我真的有這麼爛嗎？」我個人猜想，連氏應該不至於像網路鄉民所說的這麼不堪，儘管目前可能也算不上是將才、卓越的領導者。柯文哲曾說：「連勝文是一個有禮貌、有教養的年輕人，不是一個高傲的人，至少蹲下去、彎腰下去都做的蠻像的。」<sup>3</sup>深藍的名嘴唐湘龍，儘管對連也諸多批評也說：「人緣也不差。我知道，私下的你，不錯。認識你，接近過你，很少不喜歡你。你富，但富而好禮。你貴，但貴而有度。面對極低俗的選舉文化，你還能穩住情緒，算了不起。這種修養，我在你爸身上見過。」<sup>4</sup>但要當候選人，真是

搞死人。」我猜想，如果連是我們的同學、朋友，人緣大概也不會太差（相較之下，據柯母說，柯文哲大學時只會讀書，幾乎沒有朋友，讓她很擔心）。連其實也算選舉素人，但他所展現的政治格局，並沒有凸顯太大的理想性，也無法讓人感覺，他有跳出天龍國人生勝利組的框架。有人爆料：「（連勝文）在美國留學時，住在紐約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廈，還曾去過花花公子創辦人海夫納豪宅，參加兔女郎派對。」不管事實是否有出入，但是此形象早已深植人心，加上後太陽花的社會風氣，連勝文平白多了無數「反」助選志工，只要推出廣告和政策，就有人在網路上痛批、Kuso。這也難怪，他大打悲情牌，父母親也出面激情助選；但現實是，一旦失去人民好感，社會大眾只會更負面地解讀所有的事。

「權貴」本身不見得是問題，兩位候選人也都不能算「政治素人」；只是碰上選舉，他們過去如何「集權」的過程，以及生活中展現的「政治性」，全部被攤在眾人面前；也成為檢驗人格特質的重要指標。



黑暗中的微光：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



## 我們都是權貴？

基本上，這些選舉標籤的問題，在於其成為劃分敵我的工具。但重點是，對於權貴，基督信仰是否可以提出不同詮釋，又如何看待政治？

若回到聖經的大敘事中，我們或許可以視基督徒為某種的權貴。《創世記》說到，人有神的形像，在古近東文化，這就意味著，人受造是君王、統治者（Vice Regent），要按照上帝的心意管理世界。神在曠野中呼召以色列成為「皇家」（royal，或譯作「君尊」）的祭司，使徒彼得也說，這是今天教會的身分（彼前二9）。身為基督徒，我們必須相信，自己的確擁有宇宙萬有的富爸爸，也出身於貴族的世家。這並非走向某種成功神學，重點在於，許多偉大的聖經人物，如亞伯拉罕、約瑟、摩西、大衛、以斯拉、波阿斯，及至新約的保羅等人，或多或少都曾是權貴、族長、君王、大官，或位於上流社會。出身權貴未必是問題，重點是，個人是否在自己的位置上，回應上帝的呼召，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上述聖經人物的生命有某種超越性；**他們不把神放在祭壇上膜拜，以得到好處，而是接受那位自有永有者的挑戰，賦予個人生命一超越自我的大使命。**



年輕人可能會覺得自己是被剝奪的世代——薪水不漲、房價直漲。社會上的確充滿了邪惡，人生路也崎嶇難行。社會上也的確存在許多「吃人夠夠」的權貴，某方面確是如此。但我們不可忘記，自己真實的身分是由另外一個敘事所定義。在聖經大故事中，有一位恩慈憐憫的神，一位與我們一同受苦、救拔我們的神。當我們生命真正被祂觸摸過，我們的身分就有可能不再只是被社會所界定，被苦毒、沮喪、失望所擊敗；而是儘管在沮喪和絕望之中，看到自己的最核心的身分如此尊貴不可冒犯的——是被重價贖回、尊貴的器皿。

我認識一位傳道人，五十多歲沒有房產、薪水也不高，被癌症所擊打，卻勇敢面對死亡、珍惜每一天，活出一種尊嚴、喜樂的生命。一位出版社創辦人，志願領20K的薪水，為了這個使命——出版有益教會的書籍，充滿生命力地不斷奮鬥、精益求精。一位懷抱著理想，想去穆斯林地區宣教的年輕人，他說住家裡12K就夠了，22K不算少，「房產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權利嗎？還是居住才是基本權利？只要租得起，不就滿足了基本權利了嗎？」他很自豪地強調：「我生活的品質很高，真的很高。」我也想到馬偕，頂著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歷一百多年前來到窮鄉僻壤、混亂的台灣。我想到埋骨在「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如果他們真的窮，卻是窮得很大氣！他們教導我何謂真正的權貴——將生命主權交給上帝，活出與重價恩典相稱的尊貴生命。

## 我們活出什麼政治？

同樣地，按照聖經的敘事，基督徒無法逃脫政治——「管理」眾人之事：神在《創世記》吩咐我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一28）。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也是我們基督徒使命，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十二3）。新約更要我們愛仇敵、也要彼此相愛。除非離群索居，「身為人」本身就具政治性；然而，神的子民更要活出有別於世俗的政治性。

或許，不在教會談政治，是對的，因為政治的現實透露我們的本性，世俗的政治立場、意識型態仍然佔據我們的核心，以至於衝突一發不可收拾。但理想上不該如此，比如我們不太會為了馬刺隊或是熱火隊贏得NBA冠軍而爭執？不太會因為愛宴吃中式、或台式而吵架？也不至於因為短宣隊的制服是藍色、綠色而翻臉？基督徒當然該參與政治，但我們有某種「**異類**」的政治性。我們在這世上仍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二11），我們是世上的公民，但最核心的身分是天國的公民。

我慢慢發現，如何看待政治人物其實是「信心／信任」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所見即所是」。面對意識型態與自己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黨，我們會先由「不喜歡」、「不信任」、「懷疑」的立場開始，而在台灣媒體零碎化、八卦化的負面報導氛圍中，加上人的慣性（只讀偏愛媒體）和惰性，就把對方越看越差，繼而嘲笑、kuso他人。就像是看待罷凌我孩子的同學，我基本上會越看他越討厭，而忽視所有他可能的優點，忽略他仍舊是被神造、有尊貴形像之人。

前陣子，我主持完一個講堂，與講員對談，介紹一本書。講堂結束後，我筋疲力竭；此時，一位同工欲言又止地告訴我，有人在問卷上表示「覺得主持得不好」。當場，我強顏歡笑。但回家的路上，我心裡沮喪、向上帝抱怨：我捨下陪伴家人的時間，花許多精神準備，免費為大家推介書，為何還惹來一身腥？我反覆回想，哪裡得罪了這位聽眾？是不習慣我開玩笑的方式、誤解我的意思，還是的確有表達不得體之處？當然，我也難過，自己為何容易受他人影響。

事後，我回想這位同工的好意，大概也反應了媒體的特性——關注負面評論而簡化真相（其實，聽說問卷中也有很多好評）；我發現，令自己真正不舒服的地方，是我不喜歡這種「抽離式」的評論（他並不知道我的熱忱、使命、努力，或許不理解我幽默的方式）。而且這樣的評論，對我沒實質的幫助，因為我並不知道問題為何，可以如何具體地改進。

我就想到，自己是否也這樣抽離地評論別人？當我評價某個人，是否自以為站在某個道德制高點，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木。我想到教宗方濟各的名言：「如果一位同性戀者真誠地尋求上主，我怎麼能論斷他？」我想，我也要學習更為寬大和有恩慈，如果政治人物、執政者、教會的長執有50%以上為人民服務的善意，我怎能論斷他們呢？畢竟，一方面我自己也沒有完全的善，另一方面，批評總比建設容易：自己不想淌的混水，至少對付出的人可以多一點體諒。

魯益師提到「驕傲永遠意味著敵對……不只在人與人之間，它也意味著與神的敵對」。或許台灣社會之所以充滿敵對和不信任，源頭是驕傲的問題，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生命中沒有神。魯氏也稱驕傲是「靈魂的癌症，它啃噬人的愛，連一點根苗都不留」。討論政治時，我們是否像無神的人，只看到敵對，而沒有同理、憐恤之心。當我們隨興評價政治人物時，更該問自己，在團契、教會、學校，與公司裡，表現出什麼樣的政治？憤世嫉俗？孤芳自賞？還是「異類」的政治性——因著與上帝和好而帶來與人的和好？

## 異類的國度子民

讓我們來思想一段路加寫的政治史：

當那些日子，凱撒奧古斯都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路加福音二章1~7）。

路加的敘事中，奧古斯都是為羅馬帶來和平的偉大君主，他自稱是「神的兒子」。居里扭也曾統治一方、掌握了歷史的發展。但是為什麼約瑟和馬利亞插進這段歷史了，因為透過這兩個微不足道的人，即將在馬槽裡誕生的，是這世界另類的君王——祂渺小而微弱，但是其王權直到永遠，國度沒有窮盡（路一33）。神學家侯活士評論：

現在奧古斯都在哪裡？居里扭在哪裡？他們都已經死了。當路加講述這故事的時候，他們的屍首正在某處腐壞。但那個被舊布包著，因客店裡沒有為祂預留地方而躺在馬槽裡的小嬰孩，祂的子民正在一步步瓦解奧古斯都和居里扭的世界。<sup>7</sup>

選戰、政治的語言常常訴諸某種盼望和恐懼，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詮釋。好像不選誰、不往哪個潮流走，世界就會完蛋……。但是路加告訴我們另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世界歷史的真正高潮，不是由歌舞昇平的凱撒，或兵強馬壯的居里扭所決定，而是那個成為素人、虛己成為奴僕的君王。基督徒相信，那道成肉身、死而復活的耶穌，祂才是歷史的主、世界的君王，祂才能（而不是選票）決定未來。我們需要自問：驅動、佔據我們生命核心的是哪一種歷史、哪一種故事？是盼望「復興中華」還是「台灣建國」？期待的是經濟繁榮、超韓趕日的帝國大業，還是某種以為不需要上帝，卻大喊「人權、正義」口號的政治烏托邦？

如果路加生在今天，他或許會如此寫歷史：

當2014年十一月29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選舉。這是郝龍斌作台北城巡撫的時候，第二次行報名選舉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選舉。

社會滿是虛假、撕裂、焦躁，眾人以各樣的複雜的情緒回到戶籍地。然而，有一些眼目常常望天的「異類僑居者」，願意在心裡，為那位微不足道的彌賽亞，留一間客房。當他們將客房的門敞開，嗅到的不再是政治的骯髒騷味，而是闖進新生命誕生的喜悅——是黃金、乳香、和沒藥的貴重禮物。

黑暗中卻發現星光照耀，我們也發現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 ❖

## 附註

1. 藍營評估這槍擊案差了4~5%支持率，綠營因為這槍擊案覺得掉了一個市長。見<https://zh.wikipedia.org/zh-tw/1126槍擊事件>。
2. 引自<http://plamc.pixnet.net/blog/post/30149517>。
3. 引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924/475791/>
4. 當然選戰中連爺爺也曾失控。但是看要如何解讀，實際上「混蛋」可指挑弄族群的人，而不見得是柯文哲，另外讀者也需要考慮說話的選舉語境，而不宜直接斷章取義。
5. 他說：「我的生活品質是看書、藝術、電影、戲劇、音樂、朋友，可以花錢，也可以不花錢。看免費或便宜的展覽。去圖書館借電影DVD。看小劇場(350)一場的。聽youtube的音樂。跟朋友聚餐可以吃500的簡餐，唱499的KTV，也可以去IKEA坐在展示屋裡聊五個小時，或在公園長椅上喝純喫茶。」
6. 這是范毅舜所寫關於瑞士白冷會修士在東台灣的故事。
7. 侯活士、韋利蒙，《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香港：基道，2012，頁238。



毛樂祈有個跳tone的人生，在國立台灣大學學的是水利工程，去上海工作，當資訊業業務；之後，又「不小心」去加拿大維真學院讀神學。從小對作文沒興趣，最後竟然在文字工作中打滾，出了一本《小老百姓神學》，目前也是校園書房出版社編輯團隊一員。年輕時鋒芒畢露，邁入中年則遁入家庭生活和書堆中，喜歡打籃球、想東想西，和美的東西。



回應

## 天國子民的政治責任

作者 ■ 柯冠宇（宗教研究所碩士班）

經歷一整年的動盪不安，以及2014年年底九合一選舉的血雨腥風，台灣似乎盼來了些許平靜。沒有了選舉旗幟、宣傳車全天候的放送，人民生活已似回歸正軌。在這樣的時刻，毛樂祈的〈權貴？政治素人？異類僑居者〉再次提醒每位天國子民，該如何重回聖經敘事的觀點，詮釋自己的「政治使命」。毛在文中特別關注此次台北市市長選舉，並提到主流民衆、媒體將之定調為「權貴、素人」之爭。身為學生，我得承認，此次選戰確實引發了年輕族群前所未有的關注，原因不外乎是，2014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開始發酵，讓許多原本對政黨政治、公民政治無感的年輕人，開始關注政治相關的議題，這樣的熱忱也延續至年底的選戰。不過，我仍在一些網路媒介，看到充滿「撕裂感」的言論。遇到政治立場與自己不同的人，有些人彷彿與對方有不共戴天之仇，或者用膚淺的智力測驗，比喻投票選擇，試圖影響他人。毛在文中並非要讀者不關心政治（無論狹義或廣義），而是要指出，活出天國子民的生命本身就俱「政治性」。但是，當基督徒也身陷政治意識形態的牢籠，是否就如文中所言：「我們討論政治時，是不是像無神的，只看到敵對而沒有同理、憐恤之心」，抑或是我們已經將信仰放置在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上面，期許他們能為我們改變世界？」侯活士這段話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亮光：

「基督徒的政治責任是要成為教會，而非改變世界……我們基督徒除了以成為教會的方式外，並沒有正確理解和詮釋世界的途徑了。」<sup>1</sup> ❀

### 附註

1. 侯活士、韋利蒙，《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香港：基道，2012，頁34。

回應

二

## 一個僑居者的反思與體會

作者 ■ 李同學（就讀工商管理學系）

樂祈哥本次分享為我帶來最大的收穫，是再次思考「教會不談政治」這件事。我以前認為，對某些議題避而不談，其實等於為該議題的主流意見背書，尤其是，當主流意見具有壓迫性，我會因覺得自己像是沉默的共犯，感到痛苦。關於這一點，樂祈哥表達，他之所以較傾向同意教會不談政治，是因為政治所挑起的對立「透露了我們的本性」。這引導我思索，自己所屬教會的牧者，採取什麼樣的姿態論述「教會不談政治」的立場。在我的教會，有位長輩（不是牧者）看到我的社會運動或政治 po 文，會找我「談談」他的想法（包含階級議題、以巴衝突等）。結果我發現，我們是帶著「怒氣」談論這些議題。除了觀點大相逕庭，使我更不舒服的是，他並非與我交換看法，而是覺得某些觀點具有「煽動性」，故想把他的想法加諸於我。我開始意識到，何謂「我們的本性」。我漸能明白，牧者並非要劃分聖、俗，而是希望避免「群體成為戰場」。我與牧者相當熟識，也彼此信任。我知道他較傾向的政黨立場，但他會避免在講台、或其他場合以「教導」的姿態談論。我至今仍敬佩這位牧者。目前，我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分享個人想法時，留意自己的動機和言說方式，倘若真有衝突，便退一步想，「我與他同是僑居地上的客旅群體。」 ❀

回應

三

## 異類僑居者的公共信仰

作者 ■ 莊閱凱（就讀法律系）

聖經並非獨立於時空的讀物；所以，閱讀聖經，不能脫離其歷史脈絡。聖經是對歷史的再詮釋，帶我們看見所有政治事件中的神國政治性。耶穌的國度對抗凱撒奧古斯都的國度。後者透過天下人民上報戶口展現權力，耶穌的國度則透過馬槽彰顯「你們當中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兩者永存張力。若教會藉著屈服世俗的國度、加入此權力結構，以建立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就偏離路加福音的信息：耶穌展開一個全新的政治實體、生活規範。（如教宗在聖誕節前夕指出天主教教廷中許多腐敗組織結構，在天龍國以外的選舉也有聽說大教會聯合支持某位未簽署多元成家法案的候選人，卻忽略更多轉型正義以及該政黨的不公不義）

因此，我們若嘗試用「政治的耶穌」此角度詮釋當代的政治事件，就會發現，「神國的政治性」永遠以有病的、癱腿的、受欺壓的、被擄的人，為建立公共性的出發點。任何政權都不影響教會在現世中的行動，即體現天國價值。因此，我們一方面敬重統治者的權柄，另一方面則不停地提醒掌權者，當盡其職責，行公義、好憐憫，保護軟弱的人，這才「表明耶穌是主，且世上所有權力是他的奴僕。」 ❀



回應 四

## 教會也需要僑居者

作者 ■ 賴喬郁（就讀社會系）

我是第二代基督徒，小學四年級開始被拖去主日學，之後就一直在教會環境長大。高中二年級當團契同工時，發生一件事：同工團隊討論下次獻詩要唱哪首，當時塑化劑風波造成社會上人心惶惶，於是我提議唱一首為國家禱告的詩歌〈臺灣我愛你〉。歌詞寫道：「臺灣我愛你，不分族群，我們手牽著手一起前進……」當時的氛圍，「臺灣」這個詞多少附加了政治色彩，但正因如此，我認為這首（詩）歌更適合由我們涉世未深的中學生來唱，讓大人們明白上帝無限寬廣、不分黨派的愛。不過，我果然涉世不夠深，天真的想法敵不過教會對政治的敏感性，最終以杯葛收場。然而，我的疑惑和挫敗感卻沒有跟著退場，因為我始終不明白，如果一群自稱被上帝的愛充滿且彼此相愛的基督徒，都無法談論彼此真實的想法，甚至放棄互相認識的機會，怎可能談包容和尊重？我們又怎麼敢奢望在世界上活出一種「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

長大後，我慢慢明白「教會不談政治」的出發點：站在合一的角度，避免信徒彼此分門結黨而衍生出來不同的教導。第二代基督徒從小即沉浸在這樣的價值觀。教會的教導和日常生活密切融合是好事，但當我們把「教會規條」和「基督徒該有的處世方式」混為一談，反而培養一群無法融入，也無法回應社會的基督徒。當社會把矛頭指向基督教，又製造多重改革浪潮，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把自己鎖在自以為安全的堡壘裡，孤立無援，直到彈盡糧絕想要保外就醫，才發現連和外界通訊的管道都沒有，即使內外都有對講機，卻處於不同頻率，無法達成有效溝通。當然，有人認為這是真理的絕對性所導致的溝通斷裂，所以耶穌才會說「*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十16）。因為祂差我們走入狼群，而不是碧海藍天的長灘島。所以，我認為「教會不談政治」是一種精神，提醒我們面對世界的不公不義，除了拳頭和憤怒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可能——耶穌的柔和謙卑。然而，面對民主體制改革的浪潮，也許實踐這種精神的方式不再只是閉口不言，而是要重新調整和檢討教會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度和立場。我甚至期待詢問《天下雜誌》談及的那群「最敢嗆、最會串連、最有爆發力的九零後一代」，<sup>1</sup>我們有沒有可能打破教會不談政治的框架？我們可以在教會內成為另一種世界的僑居者，引入社會的需要、人民的渴望、常民的思考邏輯，並且運用年輕一代的創意、熱情和對新思想的包容力，來拆毀教會和社會中間隔斷的牆，重新與世界接軌，製造與外界談話的空間。我們不是只有坐在青島東路上實行審議式民主，也不是只有在聖誕節拉人來看戲劇、聽詩歌，或是在路上發單張才能讓人認識福音。基督徒在公共議題上的態度和參與，也是讓人認識福音的管道。

假若光譜的兩端是出世與入世，顯然基督教信仰不站在任何一端，乃是在兩極中不斷來回徘徊、震盪。「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便是其中一種表現，而且耶穌已經為我們作了最好的榜樣：「*祂原有上帝獨生子的榮光，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一14）。❖

### 附註

1. 李雪莉，〈兩岸90後，易爆的「炸彈世代」〉，《天下雜誌》512期，台北：天下雜誌，2013。